

永樂大典

卷五千四百五十
四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四

十四文

郊 郊祀神位

國朝存心錄一頁五每歲常祀用冬至日 一神位止以日月星辰太歲風雲雷雨從祀第一層壇上設

昊天上帝位居中

仁祖淳皇帝配位居左並用龍椅龍案錦座椅 第二層壇上設 大明星辰

位居東夜明太歲位居西 一內壇東設 風雲雷雨師位 一方丘每

歲常祀用夏至日 一神位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天下山川從祀

壇第一層設

皇地祇位居中

仁祖淳皇帝配位居左並用龍椅龍案錦座椅 壇第二層設 五嶽四海位

居東 五鎮四瀆位居西 一內壇東設 天下山川位

大明集禮從祀 祭最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猶偏也且祭

天之時日月天神共為一壇而日為眾神之主祭祭四時漢祀大一從祀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四

一

之禮無見焉東漢光武初郊祀日月於中營內南道北斗在北道之西其

中八陛及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外營門封神共千五百一十四神背

中營神五星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

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隋文初郊五帝日月在園丘第

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第四等外

官在內壇之內眾星在內壇之外凡六百四十九座唐初五帝日月七

座在園丘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

四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內壇之內眾星三百六十座在

內壇之外宋制天皇五帝日月北極九位在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

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等神位五十四座在第二龕二十八宿

中官等神位一百五十九座在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六座在內壇之內

眾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壇之外元制五帝日月等共九位在第一等內

官五十四座在第二等中官一百五十九座在第三等外官一百六座在

內壇內眾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壇外

國朝遵用古制惟設大明星辰太歲從祀而不襲前代之舉實得貴誠

尚質之義焉 神位板 唐神位板用松栢木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二寸

上同下方黃金為踴鑄青為字丹漆匝或黃羅帕後正位題曰昊天上帝
配帝題曰太祖景皇帝從祀板用朱漆金字宋制同元嘗議正配位用蒼
土金字白玉為座後以郊祀尚質依舊制用木葦南郊之香殿中書後議
曰神位廟則有之今祀于壇望而祭之非若他神無所見也止設神座不
用木主

國朝神位板長二尺五寸闊五寸厚一寸高五寸以栗木為之正位題曰
昊天上帝配位題曰

仁祖淳皇帝位板並用黃質金字從祀題曰 風伯之神 雲師之神 雷師
之神 雨師之神並亦質金字 從祀 春秋公羊傳曰天子祭天地有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方望者謂因郊祀望祭四方之山川也漢元始中用
玉莽議祭地理山川皆從光武祀北郊地理羣神從祀皆在壇下其日
之詳見郊天從祀中隋以神州迎州冀州或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
及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唐從祀以神州五方岳鎮海瀆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宋以神州地祇五岳五官五行之神神祀於壇
之第一等四海四瀆五鎮於壇之第二等崑崙五山五岳五川五澤於壇
之第三等五陵五墳五行五原五隰於內壇之內元合祭天地于圓丘亦

永樂大典卷五百四十四

二

不及岳瀆山川之從祀

國朝惟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四位從祀 方丘神位板 漢以前祭祀地

神位板無考魏明帝題曰皇皇后地梁武時題曰后地而不見其制唐題
曰皇地祇配帝曰太祖景皇帝其神板皆以黃金飾木鑄青為字其從祀

神位則用朱漆金字宋如唐制元皇地祇位板用青漆金字
國朝正位題曰

皇地祇

配帝題曰

仁祖淳皇帝位板並黃質金字從祀題曰五岳之神四海之神四瀆之神五鎮
之神神位板並亦質金字諸司職掌神位 正殿三壇

上帝南向

皇祇南向

仁祖配位在東西向丹雘四壇大明在東西向夜明在兩東向星辰一壇在東

西向星辰二壇在兩東向東十壇 北嶽壇 東嶽壇

東鎮壇 東海壇 太歲壇 帝王壇 山川壇 神祇壇

四瀆壇 西十壇 北海壇 西岳壇 西鎮壇 西海壇

中岳壇 中鎮壇 風雲雷雨壇 南岳壇 南鎮壇 南海壇

議論西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後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陸。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誇。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徒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北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北謂高壇之營。城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居也。今五帝北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日月露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持祀。或無北居。謹與大師光。大司徒官義和。敬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北。曰。泰時。而稱陸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文北北郊。未有尊稱。宜令陸祇稱皇陸。后祇北曰。廣時。易曰。方曰類聚。物曰羣分。師古曰。易繫之辭也。方謂北。向之也。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四

三

分羣神。且類相從。為五部。光天陸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官于長安城之東。陸北。東方帝大昊。青靈。勾芒時。及靈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官于東郊。北。南方天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官于南郊。北。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官于西郊。北。北方帝顓帝。黑靈。无冥時。及月廟。兩師。廟。辰星。北宿。北官于北郊。北。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北時甚盛矣。晉書禮志。晉武帝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即天地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帝從之。隋書禮儀志。天監四年。何佟之云。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橫題宜曰。皇天。地橫宜曰。后地。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穀。帝並從之。六年。議者以為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為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苟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若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者四望於義。為非。議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

松江浙江五湖等處其鍾山白石既上地所在並留如故七年太常丞王僧崇撰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後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在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兩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燂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染組或禱素菜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祭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為祖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組則知郊有組義於是改用素組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葉薦并以素組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屬在郊故待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北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為坎八座祭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圓丘外而且峻絕無安神之所今立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無坎位矣 陳文帝天嘉中大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四

四

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齋事同焉陰祀既非煙祭無闕陽祭故何休云周禮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寧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大宗伯之職云燂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而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後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穿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雖魄實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并誇持深案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連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韋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坐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四

外。別有北辰。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
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為星官內坐之尊。不同鄭玄據緯
書所說。此乃長和所掌。觀象列國。推步有微。相緣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
等。大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又以五方帝。五帝五
官。從運星之數。內于穹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已下六
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運星如圓丘之數。神州運星各四。蓋運星
組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運星各二。
蓋運星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運星蓋運星各一。五岳
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運星各十二。蓋運星各一。自冬至圓丘
已下。餘同貞觀之禮。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貞觀
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明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
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
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運星五。王者之
典。必感其一。同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
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同以祈穀。據祈祀感帝之意。本
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

永樂大典卷五四五四

五

自久。記曰。有其來之。其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通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
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成祀。又按貞觀禮。孟夏
享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穹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
穹祀上帝。蓋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
鄭玄云。穹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之。然穹祀五
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穹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
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
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
扶乾按。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
豈可混而為一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
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其有來之難
於即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穹帝之義。唐會要。高宗顯慶二年七
月。禮部尚書許敬宗。典禮官等奏。五帝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
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子周禮云。祀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

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自是大微之神。本非穿吳之於。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五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何今仍行鄭義。今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上帝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文違明義。又案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皆藝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皆藝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氣。在大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請條附式。今永垂後。則詔可之。遂附于禮令。武后臨朝。永昌元年。九月一日。初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五主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天。既有經傳。五文。故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其餘五帝皆稱帝。王涇郊祀。雖辨神位。聖唐典制。凡祀有三等。曰大祀。中祀。小祀。各有是降。昊天上帝。九宮貴神。皇地祇。神州太清宮。宗廟。皆為大祀。日月。社稷。帝社。今禮謂之。先農。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先農。文宣王。武成王。

水集人典卷五十四百五十四

諸太子廟。風師雨師。並為中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靈星。農星。山林川澤。五龍祀。並為小祀。臣涇案。周禮。肆師職。大祀。用玉帛牲。中祀。用玉帛牲。幣。而巳。小祀。用牲。也。鄭玄云。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中以下。今辨大中小三等之祀。皆顯周官之文也。風師。皇唐天寶四年。升為中祀。其有置沿革。並見後本國卷中。凡祭祀之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文宣王武成王。曰釋奠。臣涇案。祀者。以祀象為義。天神懸遠。故以象而祭於郊也。尚書傳曰。祭者。祭之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鄭康成云。享。獻也。祭義云。享者。向也。然後能享焉。言中心向之。其神乃享也。三者雖小有差別。亦可總為祀而通言之。案禮運云。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又云。祀於國。則地利也。帝。天帝也。而古享社。上神之也。而古祀。推此而言。可祀為德。名明矣。釋奠者。釋奠也。謂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等也。郊廟奉祀。禮文圖。丘祀。天皇大帝。周禮大宗伯。以牲祀昊天上帝。法。謂昊天上帝。祭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曰。以蒼璧禮天。注。此禮天。以不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上帝。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鈞陳口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周唐開元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壇上壇第二等祀昊天大帝。開寶通禮。冬至合祭天地於圓丘第二等祀天皇大帝。臣等看詳周禮。止稱昊天上帝。而諸儒以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而壇第二等後設天皇大帝。係以爲謬誤。蓋緣唐禮參用異同之說。而未嘗考正。元豐元年二月六日。中書批進呈春聖旨。送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詳定合更改禮文。聞奏。臣等詳周禮所祀天神。止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不言天皇大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而漢魏以來所祀名號不一。漢初則曰上帝。曰太一。始間則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皇帝天。梁則曰天皇大帝。其名號不一。至有如此。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其稱與周禮合矣。而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二等。又有天皇大帝。蓋議禮者。上不敢違周禮。下又拘於鄭氏之說。故因存焉。臣等詳考所謂天皇大帝。其略有三。曰在勾陳口中。曰在北極。曰即昊天上帝。皆鄭氏之說也。若曰在勾陳口中。則壇第二等。已有勾陳位矣。若曰在北極。則壇第一等。已有北極位矣。若曰即昊天上帝。則壇之上。已有昊天上帝矣。進退考之。皆無義據。所有天皇大帝位。伏請不設。以明尊無二上之意。元豐元年七月五日中午。書到子奉聖旨。不行。宋史禮樂志。神位元豐元年十一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至千五百一十四。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間。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隋制。設爲三壇。天神列位。不出內壇。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祭饗。慢則皆在中壇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壇。然則爲三壇者。所以序祀事也。郊廟奉祀禮文。主日配月。禮記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正義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遇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曰得爲衆神之主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太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正義曰。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爲尊也。禮記燕義曰。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注。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臣等看詳。君體至尊也。故燕禮。君不爲主。而以宰夫爲主。示群臣莫敢與君亢也。天體至尊也。故郊禮。天不爲主。而以日爲主。示百神莫敢與天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又曰。神

地而祭。於其質而已矣。既已議掃地而祭。復古之正禮。則主日配月。蓋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萬物本乎天也。祖一位。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與焉。後世報天而不以日為主。非禮也。伏請祭天。五帝從祀。配祖外。別設主日配月之位。從以百神。元豐四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劉子奉聖旨。依奏。元朝長編記事本末。元豐四年十月戊午。詳定禮文。又言國朝時。今秋分饗壽星于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又於壇下。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謹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長。故名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為無名。臣等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孤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伏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祀老人星。所有壇下東方七宿位。謂宜不設。從之。又古周禮。小宗伯之職。北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熙寧祀儀。北日於東郊。北月於西郊。是以氣類為之位。至於北風師於國城東北。北雨師於國城南。北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四

八

非所謂四類也。蓋自隋以來。失之謂宜。據舊禮四類之義。北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北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中。北司中司命。祠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其壇北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祀儀。以雷師之位。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所有兩師雷師。則為二壇。司中司命。司祿。則為四壇。用燧其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從之。宋會要四年十月六日。己未。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禮運曰。地東陰。攝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之所以生成。故有帝以為之主。有神以為之佐。周禮。小宗伯。北五帝於四郊。大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此五行之帝也。左氏傳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神祝融。季夏之月。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神玄冥。周禮曰。血祭五祀。此五行之神也。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帝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東陰。攝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郊。皆祀五行之神。故許身以謂五帝主。五行隸於地。為陰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嘗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四

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崇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禮部尚書黃裳言。南郊壇十二龕。壇中布列從享星位。其載其名。凡三百三十有八。至於北郊。第以嶽鎮海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目。別以四在。冥于成壇。而不列其名。雖從享于大柢。莫非山澤。而何者。未格。今茲講行北郊大禮。尚未論著。是為闕典。欲乞令太常寺丞陳陽改其名位。取其可以從享者。詳具以聞。列于成壇。從之。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員外郎陳陽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神无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神祝融。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神句芒。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神后土。蓋地秉陰氣。攝五行於四時。當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也。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矣。上幸大嘗帝及五時迎氣。並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取小而遺大也。神宗皇帝嘗詔。地示之祭。以五行之神從享。以五人神配。然尚列嶽鎮海清之間。臣今欲陞之第一成。又言地示之祭。先儒之說有二。或繫於神州。皆無所經見。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河圖括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崑崙不過域於西北。神州不過域於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

永樂大典卷五四五四

九

論北郊祀典禮。崑崙於方立第一成之西北。神州於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示位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來之。其敢廢也。特降於從享之列。爾欲望推明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於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嶽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五嶽不視侯。而視公。猶未極乎推崇之禮。聖朝始帝五嶽。而王四瀆。竊惟天莫尊於上帝。而五方帝次之。地莫尊於大示。五嶽帝次之。神宗皇帝親祠上帝於南郊。而五方帝列於第一成。然則五嶽帝。其可尚與四鎮海清。而並列乎。今欲陞之於第一成。並從之。曾與中郊祀禮。徽宗大觀四年四月。議禮司言。國家崇奉赤帝爲感生帝。以始祖侑祖配。侑與迎氣之禮不同。專異之也。而乃祀於立夏迎氣之壇。甚不稱所以專異之意。謹按禮記郊特牲云。北於南郊。就陽位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先儒指爲周制。感生帝之壇。以爲王者之典。必感五帝之精。以生。因其所感。別祭專之。自曹魏後。齊後周。與隋皆別壇而祭。雖其制不同。而各崇奉感生之帝。正合先儒之論。請於南郊別立感生帝壇。依赤帝高廣之制。庶稱國家專異之禮。從之。宋會要政和四年三月一日。禮制司言。崇寧祀儀。崑崙地祇。設位於壇之第一成。其說出於鄭康成。蓋康成以崑崙地祇爲皇地祇。既皇

地祇位於壇上。則崑崙地祇一位不當重設。崇寧四年。有司講明。已知其非。乃復列於西方。崑崙之背。然既有西山。則崑崙在其中。豈欲乞除去從之。又言先依崇寧祀儀。定方壇神位。謹按。皇地祇北向。是取蒼陰之義。故陽祀降神。升壇於壇。其位在內。以陽祀皆南向故也。陰祀降神。瘞血於坎。其位在委。以陰祀皆北向故也。若皇地祇南向。則降神在神位之後。與陽祀不類。歷代沿襲。並設南北之儀。非所謂蒼陰也。元豐詔聖。修定儀法。有夫。慶正。今新壇亦於午陞設。小次望賜。裁定。諸設神位北向。於北面設小次。高宗紹興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權禮部侍郎王賞言。若依五禮新儀。冬日祀昊天上帝。合稱太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位。太祖皇帝配。并從祀共六百九十位。若依元豐已前祖宗朝禮例。於冬日至就圓壇合祭天地。合稱郊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并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所有將來大禮。未嘗行冬祀大禮。唯復行郊祀大禮。詔行郊祀大禮。陳藻樂軒集郊重事也。以三歲之久。乃敢一行其禮。自漢而後。益重焉。雖重其事。而神明位序之高下。且講求而顛倒。是尚得為重也乎。雖然。豈以為顛倒而行之。亦必有說。試舉而質諸。恭惟國家郊禮多沿唐舊。唐自蕭子儒策。以昊天上帝。即其蒼蒼者爾。因序權魄。實於五帝之下。然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四

十

則大微之五星。其果專於紫微之北辰否乎。既以五帝專於北辰矣。今以六院五緯分獻之可乎。且我火德也。亦燦然。若燮感。若心權。皆當時所崇。尚何以例之。而不別耶。天文有典。黃帝用號者。聖祖別名也。易而謂之權。我傳大運。而權居末焉之次。則其別名。豈無所自來。是固不當專之乎。列於西廊下龕。而廚宰勢理居其上。是何也。商宋星也。宋為國號。趙為國姓。吳越駐蹕之區。皆當特祀。而不特祀。是果何見歟。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五帝之佐爾。五帝猶諸侯。而其佐則諸侯之大夫。皇祐露蟪於庭中。今與北極天皇同處壇之一等。殿之兩楹。不惟三公三師上台上相下之。而天王后妃太子亦下之何耶。妖星之見於史傳者三百餘。瑞星三四爾。月伯其一數也。以其躔度錯於五緯之間。晉隋二史。舉張衡之說。然則其專同五緯。不然降之一等耳。五緯或為貴相。或為上公。此以伯名。亦非春秋之所謂微者。祖宗朝。次於凶宿。壽星之間。猶可也。今而真諸車肆。鉞閉宮者之列。其故何歟。隋唐以來。以二十八宿之內星處壇之上等。牲牢酒醴之數置。二十八宿之外星處之下等。牲牢酒醴之數損。天人一理。內之有。外之有。豈可異於外之去牧耶。為可國朝沿唐。而有不沿也者。尤可疑。壇之前。列內官。雖多而錯。以外官。左更右更。恭壽之初等處焉。堂之後。行外官。雖

多而錯以內宮。天相處焉。是又何也。既祀帝坐矣。又有中帝坐。既祀黃帝矣。又有黃帝坐。是果兩莽而重煩歟。否也。然太天市之環衛。以司馬遷天官。度季才一行蓋圖。景祐新書。蘇頌法要考之。當分三十有九祀。而今明堂郊丘三祀焉。闕其三十六位之天神。是果疎略而脫失歟。否也。周司寇有司民之祀。權之兩角是也。天府有司祿之祀。文昌次四之星是也。今乏焉。又何也。漢志有維星天下之綱維係焉。乃闕其祀。太白之詩有酒星即酒旗也。而又增之。其他闕祀不可勝舉。若以神明香漢不可得而盡其區別之詳。則古人於此。亦未嘗苟也。諸君討論必有素。其有備它日顧問者。幸先以語我。无史郊祀志。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圓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曰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唯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

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九年。中書圖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圖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

郊祀神位座席。周禮春官司凡筵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五席。莞席。蒲席。次席。蒲席。熊廬。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唐杜祐通典曰。周禮祀昊天上帝。以蒲藉及蒲。但蒲類不納為藉神席。注所謂蒲越葉藉也。葉藉藉天神蒲越藉配上帝。上青神席。注曰。按小雅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正義曰。釋草云。莞符蕪。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也。而司凡筵有莞是。蒲是。則有大小之異。為席有精有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知莞為小蒲者。以司凡筵。故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蒲是。結純加莞。席紛純。明莞細而用小蒲也。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餅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疏旅上帝謂祭五天帝於四郊。此旅上帝設金版。鄭云。所施未聞也。宋大觀中。議禮尚書。宋周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蓋旅上帝非一帝也。故必有版以辨其名。版以金為之。所以極其嚴潔而不致息也。禮記禮器鬼神之祭。單席此以少為貴也。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此以下為貴也。禮也者。反本脩古。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四

不忘其初者也。芻蕘之安。而藁秣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法
後葉秣者。備古德士實曰。秣。高貢三百里。細秣。上謂本共古也。郊持牲
郊之祭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芻蕘之安。而蒲越。葉秣之尚明也。貴
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藁之甚也。如是而后宜祭
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蒲越。葉秣。籍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
前漢西漢書郊祀志。成帝朝丞相匡衡言。祭壇有文章米粢黼黻之飾。不
能得其象於古。作凡壇制。顏師古曰。漢書儀云。祭天月六。採綺席六。重用
玉人。對郊曰。漢書儀曰。祭天。祭壇。惟高皇帝居堂下。西向。封惟帳。則席
後漢東漢書祭祀志。光武建武十三年。隴蜀平。增廣郊祀中壇。天地位其
上。皆南鄉。西上。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
外壇日月在中營。內皆別位。四營群臣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用席十
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芻蕘率一席
三神。

梁隋書禮儀志。武帝天監四年。尚書左丞何佟之啓云。周禮天曰神。今天
不稱神。宜題曰皇天座。從之。南郊為圓壇。祀天。皇大帝於其上。天橫題曰皇
天座。席用藁。禮畢有司燒埋之。志書分紀。天監十一年。大祝言。二郊相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四

承用。染俎。盛牲。素黍。或玉。衆神之坐。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秦皇。天大
帝。坐既用俎。則知郊有俎。義。禮不應。於是改用素俎。座悉用蒲。藁。薦。
後魏北史魏本紀。道武帝天興二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天位在壇上。南
面。神。元帝配座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席用藁。積。

唐開元禮。圓立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積。設高祖神
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芻。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席以藁。積。又設
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凡座皆內向。又設二十八
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壇之內。又設衆
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壇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芻。積。神位各於座首。昊天
上帝及配帝五帝日月之座。設訖却。故。捐祀前一日。鋪後所設也。至祀日。
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
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唐會要。元和元年。十二月七日。太常奏。郊廟黃道
褥。准武德正觀故事。並用藁。積。至德已來。用黃色。今緣大禮日。通。恐。造。藁
不成。少府監。見有褥。請准至德故事。用黃色。褥。制。曰。可。

宋宋朝事實。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六日。太常禮院言。南郊壇。衆星位版。并
刻漏時辰。司天臺。應奉。預中嚴辦。從之。太宗淳化四年。五月三日。吏部侍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四

即陳恕吉郊壇祭祀。其神位席褥。望自今並委運司長官封送祀所。禮畢
 監祭使封還從之。元朝長編記事本末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都
 官負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立冬祀黑帝。按禮文以帝高陽氏配。玄
 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今則配帝以下皆不設席。按通禮席以莞。且人帝
 以下。無取埽地之義。望依禮設席。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以聞。判
 太常寺李誥言按郊祀錄。天地日月五方帝九官並席以藁。餘以莞。唐
 制天地日月社稷五方加褥。望依典舊。今太府寺少府監自今依禮陳設
 從之。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一日詔郊祀所設褥。不得跨越。行事官及
 樂工自今並致齋沐浴。諸壇星辰龕像。專差官監視。仍委監祭使覺察。
 九年三月十四日。禮儀院言冬至郊祀。吳天上帝神座等。合司天監陳設。
 近止委官并無職官檢校。望自今遣內侍及司天監官各一員躬親布置。
 從之。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六月十二日。太常禮院言按禮記。吳天
 上帝日月星辰並用藁。五帝用莞。至唐始加褥。今南郊配位各設席加
 褥。而無藁。結典莞。將來奉祠郊廟。宜更制藁。結莞席為藉。從之。宋會要神
 宗熙寧四年二月十八日。太常禮院言三司乞織造園壇地衣。準詔檢詳
 典禮以聞。今檢到前後典禮。并南郊一行儀制。即無地衣制度。詔園壇無

用地衣。徽宗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儀禮司局又言祭法。田疇祭於
 春壇。祭天也。瘞埋於春折。祭地也。諸儒皆以謂祭天即南郊所祀感生之
 帝。祭地即北郊所祭神州之神。歷代崇奉以為天地大祠。故席以藁。其
 儀必與吳天上帝皇地祇等從之。宋史禮樂志。徽宗政和三年。儀禮司局上
 五禮新儀。吳天上帝位席以藁。太祖位席以蒲。越天皇帝大帝五帝日月
 席以藁。星辰中官神位席以莞。唐會中郊祀禮高宗紹興二年十一月
 月五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準詔南郊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
 伏詳禮記。郊祭之日。祀埽反道。鄭氏注謂刻今新。在上。其藉神廟。天地
 尚質。則用蒲。越藁。宗廟尚文。則設莞。是紛紜如縲。席畫紀如次。席藉紀
 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人。廷所謂酢席是也。今未郊壇黃道。褥欲
 更不設。十三年八月三日。宰執進呈。有司檢奉大禮依舊例。合用珠子坐
 褥。事天以誠為主。如器用陶匏之類。貴其質也。若惟事華麗。恐非事天之
 本意。乃不用。十月十三日。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大禮儀法。前祀一日。
 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吳天上帝位。皇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向
 丙上。席以藁。太社太宗位于壇上東方。丙向北上。席以蒲。越第一龕席
 以藁。餘以莞。而席皆內向。如太史之制。吳天上帝。皇地祇。配帝。天皇帝

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之座。侯吉崇訖。擇微。其內官中官外官。奉星等位。皆設定。祀日。五前五刻。郊社。今與大史官屬。各厭其服。升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版於壇上。又設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齋。

元元史。郊祀志。神像。昊天上帝位。天壇之中。少北。皇地祇位。次東。少却。皆南向。神席皆綠。以繒絞。構素座。昊天上帝。色皆用青。皇地祇。色皆用黃。藉皆以紫。藉。配位。居東西向。神席。絞。構。錦。方座。色皆用青。藉。以蒲。越。藉。神席。郊。特。牲。用。莞。簞。之。安。而。蒲。越。葉。藉。之。尚。注。蒲。越。葉。藉。藉。神。席。之。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基。相。衛。御史大夫。譚。以為。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桐。構。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構。如。席。上。禮。官。以。為。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元。年。正。位。葉。藉。配。位。蒲。越。大。常。集。禮。云。皆。翦。頭。不。納。胃。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絞。構。青。錦。方。座。圓。議。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構。各。依。方。位。大。常。集。禮。神。位。版。長。一。尺。八。寸。博。五。寸。四分。厚。一。寸。八。分。刻。上。方。下。第。一。等。青。漆。金。字。第。二。等。已。下。青。油。黃。字。按。此。其。今。元。字。神。位。刻。及。不。用。其。存。以。後。奉。考。正。位。神。位。一。神。席。一。葉。藉。一。青。絞。構。一。配。位。

永樂大典卷五百四十四

十四

神座一。神席一。蒲越一。青絞構一。第一等神位。葉藉九。神席九。絞構方座各九。如其方色。第二等神位。及內壇內外諸神位。莞席三百。青繩代壇一成。都省集儀。郊壇內。以青繩代一成。凡用繩二百條。各長二丈五尺。七丈五尺。前件儀。得內壇內。以青繩代。第三其內壇內。神位。重行。析津志。昊天上帝。葉藉一。綠以青加神席。加青絞構。青素方座。皇地祇。葉藉一。綠以青加神席。青絞構。青錦方座。第一等九位。葉藉九。綠之席皆以莞。加方座。各如其方色。第二等以下。每位席以莞。凡用席三百十有二。前祀之日。張饌幕。及二神門。皆施黃額帷。祀前三日。百官受誓戒于中書省。從來禮部布版位。及祭亦如之。設燭燎。

國朝大明集禮神席。郊特牲曰。蒲越。葉藉之尚明之也。葉藉。祭天之席。蒲越。配帝之席。俱所以藉神者。明之者。神明之也。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高祖配用紺席。光武增廣。郊祀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席。率一席三神。皆宋用。廟席不設。桐構。梁用。葉藉。五帝以下用蒲席。唐高祖麟德二年。詔曰。文質不同。代有變革。惟祭天地。獨不改法。是自處以厚。而奉天以薄也。宜改用桐構。於是上帝之座。構以蒼。配帝以紫。五方帝皆以方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外官中上帝。後用葉藉。配位以莞。五帝日月以葉藉。五星十

二辰河漢內官席皆以莞。宋初上帝日月並以藁秸。配帝以莞。仁宗時席皆加褥。上帝以黃。配帝以緋。元豐後去褥。元席以藁秸。仍加青綾褥。青錦方座。配位神席以蒲越。青綾褥。青錦方座。從祀第一等神藁秸神席。繡方座。九如其方色。第二等神位及內壝內外諸神位莞席三百。

國朝尊事

上帝用龍椅。龍案。上施錦座褥。

配位金交椅。織金黃褥。香案同從祀位置於案不設席。周人祀地席用蒲越。

藁秸。漢以莞。唐麟德中。王位及神州加用黃褥。配帝以藁。從祀以莞。開

元中。正位仍用藁秸。配帝以莞。神州地祇以藁秸。五鎮以下用莞。宋景德中

席又加褥。正位以黃。配位以緋。元豐中後撤去。惟用藁秸及莞。元皇地祇

用席褥。

國朝用龍椅。龍案。錦座褥。

配位同從祀神位。並設于案不設席。

議論宋會要神宗元豐元年十一月五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臣等

見親祠兩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

壇宮廟內壝及殿度。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

將有事命撤之。武德貞觀之制。用藁。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闕。實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注又增設郊壇壝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請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祀埽及道。鄭氏注。謂刻今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秸。宗廟尚文。則設莞。廷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數就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昨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郊廟奉祀禮文。祭天蒲越藁秸。禮記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注蒲越藁秸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正義曰。今禮及隋禮藁秸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禮器用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正義曰。熊氏云。天子拾祭席五重。此文是也。神則宜四重也。特祭三重。可几筵。職是也。受神昨席亦然。祭天則蒲越藁秸。郊神往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是神之祭。單席是也。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鄭氏曰。猶。謂生也。天者。群臣之精。日月星辰。其著

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衣。審與其居位。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薦黍。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具茶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地。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漢舊儀云。高皇帝配天。耕廡。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初即位。丞相掾御史大夫譚奏言。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其牲用積。其席葉藉。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備精微。而俗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以報之。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飾女樂之屬。宜皆勿脩。天子從焉。後漢書志。光武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篲。宋書志。南郊皇天神座。太祖神坐。副席各二。不設茵。尋古者席葦。晉江左用荆梁。南郊席用葉藉。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葉薦。唐會要。麟德二年。詔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釐革。唯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角玉牒金觸器之間。後有瓦甒。結席。一時行禮。文質乖駁。而不倫次。深為未愜。其封祀所設。孰杯等物。並宜改用桐。樽。壺。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准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禱以蒼。皇地祇。禱以黃。配帝及后。禱以紫。五方上帝。皆以方色。內官

以下席皆以莞。闕无禮。皇帝冬至。祀圓丘。設昊天上帝神座。席以葉藉。高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五方帝日月席皆以葉藉。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星座。席皆以莞。闕无禮。義羅曰。禮云。莞篲之安。而蒲越葉藉之尚。明之也。凡人功所飾。皆非稱天之德。尚質貴本。不敢同於所安。襲乃交神明之宜。故云明之也。配座莞席。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自五星以下。席並以莞。所以異尋卑也。禮有以少為貴者。鬼神之神。祭單席。神道異人。不做多重自溫也。唯宗廟異於外神。孝子緣生以事之也。玉涇郊祀錄。按禮云。莞篲之安。而蒲越葉藉之尚。明。貴本之義。孔晁云。郊天祀地。器用陶匏。席用葉藉者。以其至尊。萬物無以稱德。故禹貢三百里納結。服是也。今日月以上。各依帶色。而加禱也。闕竇通禮。吳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並席以葉藉。配帝以莞。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儀注。席皆加禱。通禮。親祠。凡大祠中祠小祠。皆以葉藉。莞為神座之席。不設禱。通禮。序例云。天地以下。祠祭。設神位。舊席以葉藉。及席以莞者。今祭郊祀錄。及近教相承。並加禱。禱各如其壇帶之色。慶曆祀儀。諸祠太府少府前一日。供設神位。席。禱。昊天上帝四。祭感生帝一。祭禱皆以黃。配帝皆以緋。皇地祇正位。以黃。配帝以緋。禮院儀法。慶曆七年。禮院奏。准備製郊廟祭器所狀。葉禮典。昊天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四

帝日月星辰並用蕙結配帝及五人帝並用莞唐後禮加褥又太常卿據禮官孫奭所請自今諸祠祀神位用蕙結莞褥伏覩今郊壇正配位各設絲席加褥今欲更別製蕙結莞席為藉詔送禮院詳定禮院奏謹案禮云莞單之安而蒲越蕙結之尚明之也漢謂蒲越蕙結藉神席也疏曰凡常所安則下莞上單祭天則蒲越蕙結故曰貴其質而已以其文神不可同於尋常行所安襲之甚也臣等參詳古者祭天器皆尚質蓋以極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者今若加褥於席在人則為之安於天則近襲矣欲乞今後祭天神位止設蕙結蒲越乃為合禮詔再送禮院定奪臣等再詳蒲越蕙結為祭天神位之藉稱其德也自周漢所記至唐開元禮悉皆用之其席褥之設惟自唐後禮至本朝始用加於蕙結之上今伏見新脩祭器改用匏爵无坐无壘之類蓋亦遵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只設蕙結蒲越乃為相稱詔依舊於蕙結蒲越上設褥仍令通行告諭南郊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坐席以蕙結上設褥太祖皇帝配坐席以蒲越上設褥五方帝日月神州神天皇大帝北極坐皆以蕙結上設褥臣等謹案禮記曰禮以少為貴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唯至誠為可以報之故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蕙結因天地自然之性

貴誠尚質不敢飾其文也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高皇帝配天用紺席成帝初即位丞相衡等言其非是罷之東漢用莞單晉江右用蒯宋郊祀正配位蒯席各二不設相褥梁南郊席用蕙結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蕙薦隋禮蕙結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唐高宗詔謂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釐革唯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其諸郊祀並宜改用相褥開元復用蕙結莞席王涇郊祀錄又言加褥開寶通禮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並席以蕙結配帝以莞景德儀注從禮官孫奭所請席皆加褥慶曆祀儀天神以黃配座以緋比之開寶禮則非矣夫先王之制禮也或以質或以文惟其稱而不可瀆也若天地尚質而用宗廟之文宗廟尚文而用天地之質則不稱而瀆矣蓋莞單人情之所安者也而祭天以蒲越蕙結者尚其質也將致誠質以交神祇而欲徇人情之所安蓋失之矣莞單先王猶不施之以郊况相褥乎伏請郊祀天地席以蕙結配帝席以蒲越更不設黃褥緋褥元豐元年十一月五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臣等看詳明堂儀注上帝席以蕙結配帝席以蒲越上皆設褥開元禮大享明堂上帝席以蕙結配帝席以莞夫以相褥施於神位其為非禮明甚伏請明堂神席上不設褥元豐三年八月二十

一月。中書劄子
奉聖旨休奏。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四

十八

重錄總校官傅邦日高

學士日陳以

分校官謝德日張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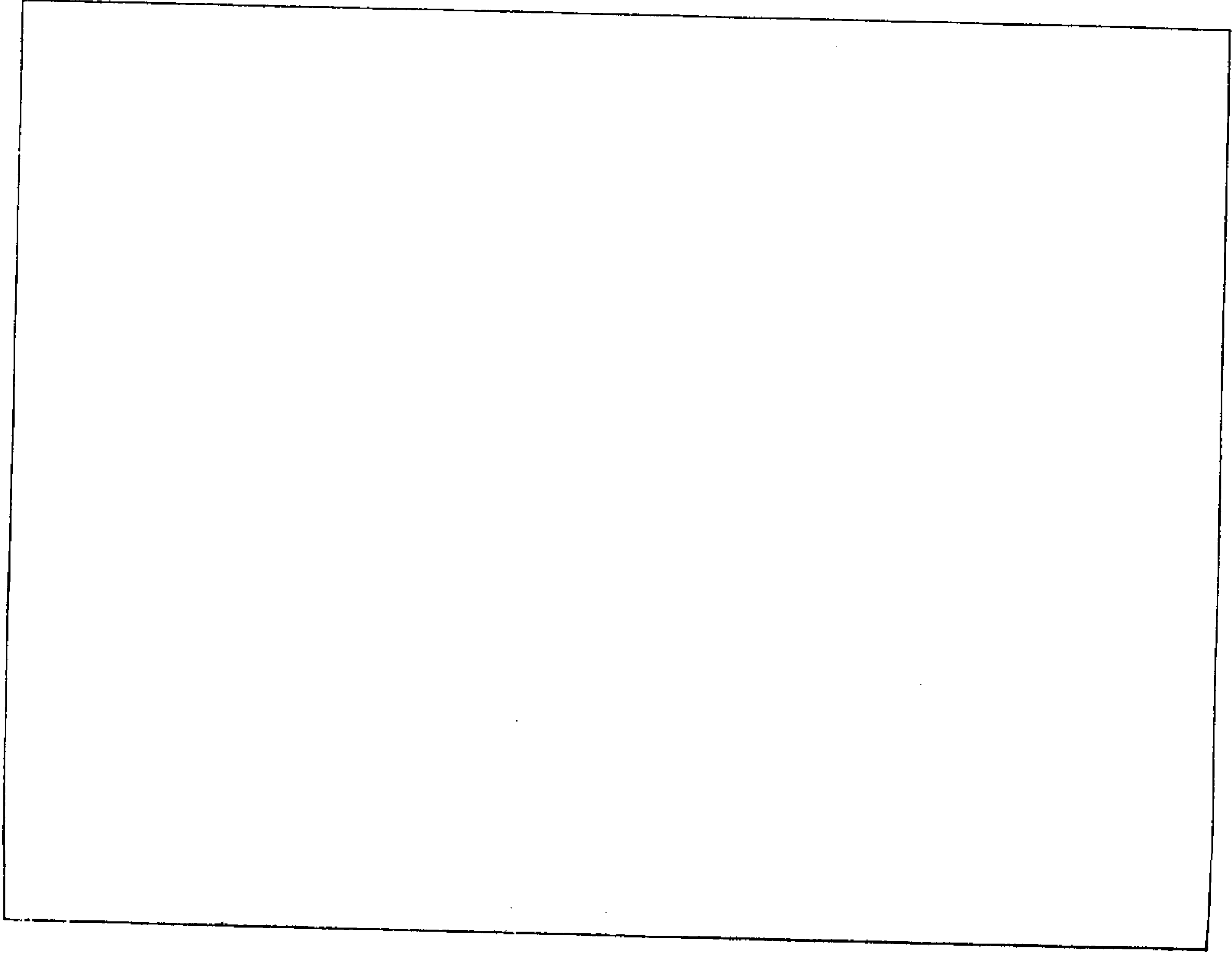
司書官序堪日何

國照監文日持

日蘇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四



二四一五